【小镇风光】

初夏的“魔都小宏村”，别有一番韵味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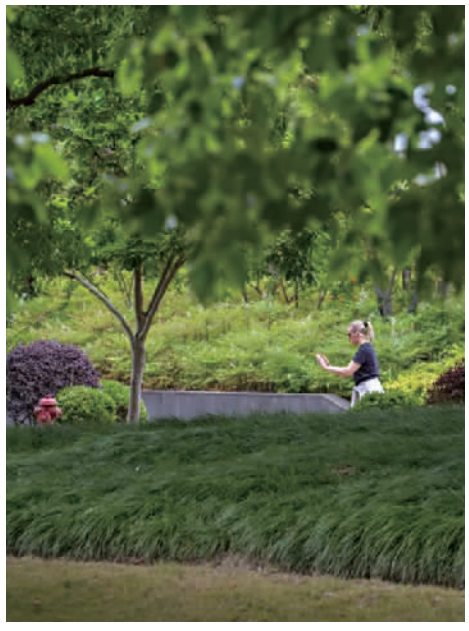


夏日的新泾，藏着一处静谧江南。被众多网友称作“魔都小宏村”的中新泾公园，在暖风与繁花里悄然换上夏装。白墙黛瓦临水而立，石榴灼灼、月季连绵，无需远赴皖南，在市区便能邂逅一抹清雅徽韵。

走进园内，水墨质感扑面而来。错落有致的徽派马头墙倒映在平静的水面，水波轻漾，建筑倒影随波晃动，描摹出简约柔和的江南画卷。这座公园最特别之处，在于兼容并蓄的多元气质：一旁法华禅寺古朴清幽，远处息焉堂的拜占庭钟楼隐约显露，不同的风格让这片不大的园子层次感十足，韵味独特。

眼下正是游园赏花的最佳时节。园内石榴花缀满枝头，红艳热烈，点缀在素净的白墙之间，红白相映，明亮出片。

中新泾公园体量精巧，一小时便可慢悠悠逛遍全园。凭借别致的建筑肌理、精巧的空间布局，这里一直是市民偏爱打卡的小众宝地。没有拥挤人潮，只有黛瓦、流水、繁花、鸟鸣和游人漫步，市民在古意与生机之间，便可寻得一番松弛。









【随笔】

由“正好就是不够”联想到

文 黄寅仙

“正好就是不够”，这是我当年在安徽插队落户时，村里老队长的一句口头禅。当年“广积粮”的指导思想，大抵也是出于这般考量：人不能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，生活更需要留有储备、存有余裕。久而久之，“正好就是不够” 便成了伴随我多年的座右铭。

岁月流转，这句老话早已深深融入我的生活习惯。

每次外出就餐，我总会多点几个菜，生怕分量刚好、余量不足，怠慢了身边的亲朋好友。用餐结束后，我也总会主动向服务员索要餐盒打包剩菜，心里才觉得踏实周全、不失礼数。

日常居家做饭亦是如此。淘米时总会下意识多抓一把米，生怕饭量不够；买菜时即便蔬菜四元一斤，商贩称重后多出些许、凑成五元，我也从不计较，欣然应允。正因如此，家里每天总会余下一些饭菜。我向来舍不得浪费倒掉，便热一热留到次日再吃。可我后来才知晓，长期食用剩菜剩饭，尤其是隔夜绿叶蔬菜，不仅营养价值大幅流失，还会产生有害物质，影响身体健康。

家中来客，我向来倾尽热忱、备足酒菜，不把客人招待得尽兴满足，便总觉得心意未到、诚意不足。就连小舅子办喜酒，我每次都热情劝酒，总盼着大家尽兴酣饮。数次重回当年插队的乡村探访老乡，我也始终秉持这份“宁多勿少”的待客之道，与乡亲们开怀畅饮、纵情相聚，也因此被大家夸赞：“你一点也不像精打细算的上海人”。

我的妹夫却与我截然相反，他向来精打细算、勤俭持家。每日晚餐的饭菜，永远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分量刚好够一家人吃完，不剩一粒、不多一口。若是饭菜味道可口，想多尝一口，也早已见底，只能留待下次。即便女儿、女婿回家探望，也需要提前打招呼，届时也只多备一菜一汤，分量刚好足够吃饱吃好，分毫不多、点滴不剩，这般细致自律，着实让人感慨。

我常在报刊上读到，上海人向来擅长精细过日子，更以绣花般的匠心精细治理城市。细想妹夫的生活方式，恰恰印证了上海人刻在骨子里的精细与自律。坊间趣谈，说上海人的细致，精细到一只大闸蟹从上海吃到北京，最后还能余下一只蟹腿细细品尝，这般细节，生动尽显这份特质。

近年来，我们新泾镇积极整合下沉资源、盘活基层力量，创新构建“一格一最”基层治理格局，依托的正是这般精益求精的精细化管理理念。如今百姓生活富足、腰包渐鼓，但上海人勤俭务实、精打细算的优良习惯，始终未曾改变。

小家如此，大城亦然。上海人的精细特质，早已从寻常烟火的家庭生活，延伸到无微不至的城市治理。从精品小区打造到美丽家园建设，从绿色生态提质到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构建，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基层细节管控，上海的城市治理处处彰显匠心：小区绿化丛中无一张废纸、一枚烟蒂，楼道走道干净整洁、不见一丝污渍，垃圾房分类规范、运维精细，几乎无异味飘散。

细细思量，时至今日，我奉行多年的“正好就是不够”，放在当下生活中，已然有过度铺张、不懂节制的弊端。时代早已变迁，老队长当年的那句口头禅，已然不合时宜；我固守半生的老旧观念、生活陋习，也该彻底摒弃、顺势革新。

【闲谈】

踢踏踢踏木拖板

文 黄发明

20 世纪 60 年代，在夏天，绝大多数家庭里的男女老少，都会穿上木拖板，不仅在家中，在里弄堂，就是出门去附近商场购物，也都穿着木拖板，招摇而过。傍晚时分，男人和男孩赤着膊，穿着木拖板在天井里的自来水龙头下洗冷水浴。吃过晚饭，男女老少纷纷趿着木拖板走出闷热的居室，去弄堂里乘凉。孩子们拿了小板凳成群结队，穿着木拖板，到马路对面的小广场上，去听喜爱的童谣。如今，日本人所穿的木屐，是从在中国汉朝时期传入日本的。

木拖板是夏天的专属，制作也十分简单，找一块木板，把鞋子放在木板上，照着鞋样大小划一条线，用钢丝锯，锯出鞋样，再用砂纸把鞋样打磨光滑，随后找一块硬帆布或是轮胎皮，做成鞋帮，用小钉子固定在木板前方两端，这样，一双自制的木拖板便大功告成。不过，木拖板在杂货店，竹木店里都有售，式样比自家做的还精致些，价格也不贵。为此，不少家庭图省事，比如，要找合适木板，又要找工具，就干脆去买现成的，买了立即可穿。

在老式楼房的居室里，穿木拖板容易造成邻里干扰：一楼居民穿了木拖板，在家中走路，就会影响下一楼的居民，除了一楼，二楼以上的居民同样受影响。三楼影响二楼……就这样层层互扰，好在只要大家在居室里走路小心些，声音小一些，邻里之间大多能彼此相互谅解。

出门穿木拖板，走在马路上，要特别小心。有一年夏天，吃了晚饭，我穿了木拖板去马路对面的食品店买雪糕。谁知，在人行道上走到一半，木拖板的鞋袢断了，因马路路面粗糙，赤脚走路会刺痛，我只能原地站在人行道上。情急之下，我在随身袋中找了一根绳子，把木拖板绑在脚上。就在此时，身旁一辆汽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，吓得我直冒冷汗，这一幕被附近的交警看到了，迅速走到我身边大声说道，“你这样站在马路上太危险，刚才那辆车只要再靠近你几公分，就要闯大祸了”。交警边说边扶着我快速通过人行道，我随后用找的绳子把木拖板绑在脚上，慢步走回家。

还记得儿时，我和弄堂里的几个小朋友，穿着木拖板，拿着带有粘胶的长竹竿，去公园捉知了，去河浜里游泳，十分得快乐。我们一起结伴去郊区的水田里，河沟里捉黄鳝，捉小螃蟹，在卷起裤管的一刻，就是畅快自在。

大约在 1964 年左右的夏天，轻便、美观、舒适，款式多样的塑料拖鞋，迅速占领市场。大多数人脚上都换上了新式拖鞋，曾经踢踏踢踏响声不绝的木拖板也很快从人们的脚上消失了，化作了上海人记忆里的余韵。

然而，曾经几十年融入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木拖板，何尝不是上海大都市一道独特的城市风貌，更是一段留在老上海人记忆深处的弄堂风情。